



12 第一次将副统帅“裁剪”在民众视线之外

回顾共和国风雨岁月

再现毛泽东暮年人生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顾保孜 撰文
杜修贤 摄影

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发展与结局,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

斯诺返回北京不久就接到参加国庆活动的邀请。

一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周恩来都会早早来到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所要经过的路线,现场仔细地认真地检查一遍,包括毛泽东的椅子和用具。

上午十点,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次地升上来,把党、政、军领导人和一些贵宾陆续送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叶群以及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林彪的四员“大将”也来了。面对全国人民的公开活动,他们还是不能放弃的。这样一是可以通过亮相以正视听,二是能够近距离观察与接触毛泽东,三还可以多打探一些消息。

从表面看,大家的表情与以往参加活动没有很大区别,但庐山会议那场惊心动魄斗争的阴影实际上是挥之不去的。

周恩来见斯诺夫妇上了天安门城楼,便迎上前去,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斯诺先生,欢迎你。”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

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

“是的。是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啊。”周恩来热情地说。

斯诺情绪更加激动:“当年您安排我去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事。今天又让我上天安门!肯定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这时,广播里响起了“东方红”乐曲,毛泽东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顿时,“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天。斯诺夫妇在周总理的陪同下,向毛泽东走去。

“主席,您看谁来了。”周总理笑着对毛泽东说。毛泽东一眼就看出是斯诺。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他热情地和斯诺握手:“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非常高兴见到您,您看起来比5年前年轻了,身体也更好了。”斯诺激动地说。

“马马虎虎。你身体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马马虎虎。来之前,我开过刀,现在好了。”斯诺回答说。

毛泽东仔细地看了看斯诺,关

心他说:“你要注意,不要太累。”

斯诺点了一下头说:“对了,这话我必须听。”接着他高兴地告诉毛泽东:“我5天前才从保安回来。保安变化大极了。当年从延安到保安路上要走3天,这次才花了2个半小时。”

“有一些变化。”说着,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对斯诺说:“对了,你去年12月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说你写的书不好,我没有看,我看了摘要,没有什么不好。”

“我这次来中国后发现我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观点不正确。”斯诺内疚地说。

毛泽东笑着摆了摆手说:“你当时怎么看就该怎么写。今后也如此,你怎么看就怎么写。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一样嘛!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

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斯诺向林彪问好,同时打量着这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

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斯诺始料未及的。1968年6月

15日,斯诺在给朋友张歆海的一封信中曾认为:“从逻辑上说周恩来应当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从我们的视野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与周恩来的威望与能力相比的人了。”

毛泽东一边同斯诺亲切交谈,一边伸出手,带着斯诺夫妇朝城楼前的栏杆走去。顿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万首翘望,红旗翻滚,“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毛泽东也高举右臂,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斯诺看着这番情景,万分激动,眼眶也湿润了。

毛泽东请斯诺夫妇分别站在自己的两旁,摆好姿势,让记者拍照。

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发表在头版的显著位置。这张含蓄而饶有深义的照片,是中国为改善中美关系向美国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

毛泽东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向美国总统暗示——中美关系要解冻了。

也是这张新闻照片打破了毛泽东与林彪并肩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文革”模式,第一次将副统帅“裁剪”在民众视线之外。

你终于把脐带割断了

27

苏西是个爽快的孩子,苏西的嘴和苏西的肠子几乎呈一条垂直线。苏西早已忘记了先前的不快。苏西现在的兴趣是在另一个崭新的话题上。

小灯倒了一团鸡蛋大小的摩丝,慢慢地在头发上揉搓开来。小灯的头发表如雨的干草,突然间就有了颜色和生命。可是小灯依旧不说话。

苏西以为母亲没有听见,就又问了一遍。这次小灯回答了。小灯的回答很直接也很简单。

“不,不可以。”

“为什么你一次都不答应我?为什么别人可以,而我就不可以?”

苏西的脚咚咚地踩着地板,脸涨得绯红。

“不为什么。你不是别人,你就是你。”

小灯看了一眼手表,就朝门外走去。

走到门口,她听见楼上突然涌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音乐声,轰轰的低音节拍如闷雷滚过,震得地板隐隐颤动。她知道那是苏西在开音响。

苏西生气的时候,总需要这样那样的一些发泄渠道,音乐只是其中的一种。

她管不了了——雷声再急,

也总会过去的。她现在得赶她自己的路。这会儿是十点半。坐上公车需要四十五分钟。等她赶过去,开业典礼大概刚刚结束。如果赶得巧,应该可以在他们准备出门吃午饭的时候,把他们正堵在门口。

希望没有打乱你们的什么计划。她会这样对他们说。

2006年3月29日

多伦多圣麦克医院

“小灯,《神州梦》里的那个女人,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回到她出生长大的地方呢?”沃尔佛医生问。

“亨利,因为有的事情你情愿永远忘记。”

“可是,人逃得再远,也逃不过自己的影子。不如回过头来,面对影子。说不定你会发觉,影子其实也就是影子,并没有你想象得那样不可逾越。”

“也许,仅仅是也许。”

小灯低头,掐着手掌上的死皮。经历过一整个安大略的冬季,手掌上都是沟壑丛生的细碎裂纹。手摸到衣服上,总能钩起丝丝缕缕的线头。

“小灯,你的童年呢?你从来没有说起过,你七岁以前的经历。”

小灯的手颤了一颤,皮撕破了,渗出一滴乌黑的血珠。血珠像一只撑得很饱的甲壳虫,顺着指甲缝滚落下来,在衣袖上爬出一条黑线。

“小灯,记住我们的君子协定——你可以选择沉默,但是你不可以对我撒谎。”

小灯紧紧按住了那个流血的手指,不语。许久,才说:“亨利,我要去中国了,下个星期。”

沃尔佛医生的眼睛亮了一亮,说:“是去你出生的那个地方吗,小灯?”

小灯摇了摇头,说:“哦不,不是。我只是去取一点资料。结婚的资料。不,确切地说,离婚的资料。我们是在中国登记结婚的,所以,要在这里办离婚,就需要当初结婚的公证材料。”

“那么快,就决定了?”

“是的,亨利。”

小灯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

神情像是倦怠,又不完全是倦怠,仿佛有些缱绻,也还有些决绝,那都是沃尔佛医生不熟悉的表情。

“小灯你看上去情绪不错,是睡眠的缘故吗?”

“是的,多谢你的新药。当然,还得算上我刚挣来的自由。现在我才知道,我给他的不过是一丁点自由,给我自己的,才是一大片的自由。至少,我再也不用担心,他中午和谁在一起吃饭,晚上躺在哪张床上睡觉。”

沃尔佛医生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脖子上的赘肉一圈一圈水波纹似的颤动起来。

“脐带,你终于把脐带割断了。”

小灯走出沃尔佛医生的诊疗室,凯西已经等在门口。凯西递给小灯一个彩纸包装的小盒子,说:“这是我和沃尔佛医生给你准备的,祝你今天过得愉快。”

小灯这才猛然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拆开纸盒,里面是一块做成一本厚书样式的金属镇纸。



《余震》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张翎

作为冯小刚新片《唐山大地震》的原著小说——《余震》与电影同期上市,为更好地解读这部电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小说《余震》被业内认为是“至今写地震写得最好的小说”,曾经多次获得过国内各种小说奖。

冯小刚电影《唐山大地震》原著小说

30 吕森觉得岳父不太对劲

80后新妈上岗

做孩奴也可以快乐幸福



《孩奴:新妈上岗记》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作者:林琳

孩子究竟是爱情结晶,还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孩奴》中,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将孩子带到世上,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汪露露本来想抱霖霖过来凑个热闹,听到汪明才左一斤右一斤地说着,马上转身到卧室玩去了。人老了怎么总是这样?除了钱就是钱。大过年的居然还要赶早市,这些菜在超市就可以买了,随便挑的。

“露露,今天用尿不湿,不用尿布了。我和你妈累不起,一会儿你妈做饭,你和吕森带孩子。昨晚我没休息好,先睡会儿。”汪明才和吕森把菜搬到厨房。

“知道了。”汪露露心花怒放,太好了,可以不用洗尿布了。她轻轻地和霖霖顶了一下额头,霖霖“咯咯”地笑出声来。

这笑声就像汪明才的动力,就算再不舒服他都会过来哄孩子。

“来,姥爷抱抱。”汪明才的确不舒服,汪露露分明看到他的面色有些暗黄。

“爸,你休息一会儿。我和吕森带孩子。”汪露露想把霖霖抢回来,可小家伙见到姥爷就举起小手要抱抱。

汪明才得意地把霖霖抱在怀里亲了亲说:“看到没?就是和

我亲,谁都不行。”霖霖似乎能够听明白汪明才的赞赏,立刻拍打和挣扎。孩子大了,体重增加了,就连力气都随着增加,汪明才被拍得左右躲闪着。

“我抱吧。”吕森拍拍手想从汪明才手中接过孩子。

汪明才仍不放手。

“你们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吧,我带孩子。”原计划休息的汪明才再次挑战自己的极限。

见拗不过汪明才,汪露露和吕森也就不再争抢了。

哪知就是这么一让,大年初一汪家出事了。

汪明才病倒了,据分析是累病的。

大年三十在汪露露家忙得太晚,吕森说什么都不放汪明才和葛承艳老两口回家。当时汪明才同意了,可葛承艳满脸不高兴。她不喜欢在别人家住,就算是女儿家都不行,行动太不方便,晚上起夜上个厕所都要先观察一下里面有没有人。或许汪明才那个时候就觉得不舒服了。

年初一所有人都想睡个懒

觉,毕竟前一天忙得太晚。

依稀记得一家人是在凌晨两点的时候关掉电视机上床睡觉的。夜里霖霖不是尖叫就是抽泣,这是小家伙出生以来过的第一个大年三十,窗外持续不停的鞭炮声吓得他不敢入睡。汪露露只好坐在床上倚着枕头抱着他哄着他,生怕那些巨大的响声会给孩子带来心理阴影。

同样不能入睡的还有汪明才,本来睡眠质量就不好,再加上听到霖霖的尖叫声,更睡不着了。想起来到汪露露的房间看看,可碍于女婿也在不便打扰,只好作罢。他心疼汪露露,更心疼霖霖。身边的葛承艳由于累了一天,早已鼾声如雷。躺在床上的汪明才觉得胸口很闷,闷得透不过气来。

就这样,汪明才觉得自己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天就亮了。

很明显,这个家里起得最早的是霖霖。

汪露露彻夜未眠。

霖霖再次尖叫的时候,汪露露的手臂早已失去了知觉。时钟

指向八点。

汪明才听到女儿房间内传出的声音,知道一家三口起床了。他急急忙忙守候在门口迫切地希望见到孩子,那个劲头不亚于当初等待霖霖出生。

吕森推开房门发现汪明才早已站在门外,立刻紧张地问:“爸,您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没什么。霖霖是不是醒了?露露是不是晚上没睡?”汪明才的脸色非常难看。

“爸,你晚上有没有睡觉?”吕森觉得汪明才不太对劲,老爷子似乎在晃。

“睡了一会儿。睡不实,你妈打呼,影响我休息。霖霖晚上没有睡好,我听到他叫又不敢进去,怕打扰你们睡觉。”汪明才觉得头疼,他勉强支撑住身体。

“爸!爸!你怎么了?”吕森怕吓到汪露露和霖霖,立刻扶住汪明才。

“没事。没休息好,有些累。我躺一会儿就好了。”汪明才在吕森的搀扶下来到客厅,缓缓地躺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就好了,放心吧。你做早饭吧。你妈昨天累坏了,让她多睡一会儿。等我休息好了就带孩子。”